

王云五主持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四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王雲五主持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部

第三冊

四書訓義二十六卷 光緒丁亥潞河啖柘山房重刊本

明王夫之撰。是書無序例。道光壬寅王氏守遺經書屋始爲授梓。板燬於火。光緒丁亥潞河啖柘山房重刊之。并以續人照序。文旨以集注爲宗粹。於經文每章下先列朱注。次列訓義。亦有訓義闕者。當以朱注義已備。不復訓也。所謂不參異解。亦不涉典故。夫之所著四書辨疏。讀四書大全說。四書箋解。於朱注多所纠正。此舊概不引及。其略涉典故者。惟三家者以禮微章云。周天子禘於太廟則歌謡。大夫少牢之祀。無明日釋祭之禮。即於祭之日。有司徹饌。而更設以賓戶。所謂徹也。魯之三家。於徹而賓戶之祀。乃歌謡焉。又季氏旅於泰山章云。天子祭名山大川也。則曰旅。合群而祀之也。諸侯祭境內山川。不得曰旅。況於大夫云云。此外俱是敷演大義。主於已述無甚精粹。閱之如一篇經義。與劉序所稱闡鄙魯之宏旨。暢濂洛之精義。明漢唐之故訓。辨末學之批難。又云若心所獨契。確然質百世而無疑者。則亦不與集注苟同。蓋之本書。殊不相應。疑是夫之早成所爲。故不及他書之博。湘鄉曾氏搜刻遺書甚備。乃遺茲鉅帙。得非有鄙汰之耶。

四書正義二十卷 著錄

倫 明撰

清宋繼善撰。繼善字繼風。山東萊陽人。是書首有繼善自序。及其門人韓應恒序。正義記事大旨。追朱子集注。而參以集引存疑。述說淺說諸書。又以近人顧麟士說約。張爾公大全辨。取舍精確。廣爲採擇。參之已

見以成此書。書中於朱子集註不全錄。其錄集註。或有刪一二語者。於蒙引諸書及顧張二氏之說。亦間有辨駁。自序謂理義博通。辭氣則約。必合辭氣而理道乃城其中。義之正也云云。原書於論書之後。證以先聖制義。著其純疵。既而以為是書之作。非但為制義。因去其論文諸說。而但存其槩。今按是書引證諸家所著書稿。多至三十餘種。抉擇尚矜慎。惜正義間雜論文私見。殊乖詁經之體。書成於崇禎壬午。至康熙庚戌門人韓應恒馬長春始為梓行。時繼登尚在。然相距三十餘年矣。

四書正事括略七卷附錄一卷 著錄

倫明撰

清毛奇齡撰。奇齡晚年以未著四書為憾。其嗣子與門生就奇齡所著經集及譜錄之及四書者。輯成是書。原止五卷。卷一正名。卷二正文。卷三正禮制。卷四正故實。卷五雜正。六七兩卷。則補前所未備。書成而考辨踵至。因詳載主客問答之語。為附錄一卷。曰正事者。以宋儒說事物。說心性。每舉括以事物二字。此則專指事字。而凡名物典文禮制故實皆出其中。惟是辨事質詳。辨則多漏。易啓攻難。故將經集二十種臚列于前。遇有質辨。原文真在可就審解。是書主攻朱注。其間雖純駁參見。以視明人陳晦伯。盧荷亭。郝京山。姚舜牧輩。固遠勝之。其後又增易為四書改錯。此則大略推輪也。書首有奇齡自序。時年八十五矣。又有門人王崇炳序。此書傳本甚罕。道光十九年己亥蕭山沈豫重刊之。又作序弁其端。

四書改錯二十二卷

倫明撰

清毛奇齡撰。改編云者。改朱子之錯也。朱子作四書章句集注。自謂錄兩悉稱。歷數百年無異詞。自元仁宗以人比取士。明清因之。功令遂用朱注。其或小異於朱注者。例遭擯斥。以故無敢參異議者。然朱注詳無理而略名物。而義理亦不能講無謬誤。奇齡治經專主攻朱。是書更採文周內。雜以縱屬。宜乎宗朱者之群相讐矢也。卷首有唐彪序。先是奇齡撰四書正義八卷。蓋門弟子輯其經義及講錄之及四書者成之。續有補綴。晚年整理成此書。自人錯至貶抑聖門錯。共分三十二門。計四百五十一條。合二十二卷。末卷附錄。則借時人問答申其說之未暢者。奇齡雖辨才無礙。惟於學問之事。不免隔膜。關於典禮者。亦時有疏舛。戴大昌作穀四書改錯。所駁各條約占全書之半。然戴可兩通者。又約占所駁各條之半。至其未駁各條。俱稍娶。實能糾正朱注。昌明經義。未可以瑕而廢瑜也。按是書不見西河合集。盛庸作西河先生傳。備列撰著。此書獨缺。乾隆時修四庫書。著錄存目俱無之。此本係嘉慶辛未翻刊。有金李柏駁。書刊成旋毀。故流傳甚少。而戴大昌則言毛氏初刻此編。其友人見而勸毀之。毛氏遂焚其板云云。未知確否。豈以發老子之故耶。又按與奇齡同時如顧亭林閻潛邱以達李穆堂全蜀山各有四書論說。於朱子亦多所糾正。何獨於奇齡而絕之。即曰駁而不純。亦宜節取。洪次仲曰。蕭山毛氏說經。廓除宋儒蒙晦。然間有偏枉過正。近于武斷者。斯乃平情之論。讀者取是書與戴大昌所駁合參之。庶幾無弊矣。

四書講錄五卷 順治八年辛卯刊本

清胡統廣撰。統廣字孝緒。湖南武陵人。崇禎進士。入清官國子監祭酒。是書一卷大學。二卷中庸。三卷上論。四卷下論。五卷孟子。統廣在全蜀社爲諸子講說。其子觀徵錄而存之者也。統廣學宗陽明。惟不甚

駁難朱子。是書就諸生質問。反復推闡。殊多心得。其講大學。謂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新民是明德中事。性無不善。而有至有不至。止到那至處。是學問得力事。所謂聖之事也。知得那止處。是學問最初事。所謂智之事也。又謂心醫主人。意醫奴隸。心是體。意是用。欲正二字。是由體以發用。先誠二字。是由用以達體。又謂皆自明也之自。不當作身字看。猶曰皆自明明德始耳。又謂誠意功夫。盡在母自欺三字之内。毋自欺便是慎獨。講中庸。謂此個獨字。便是上邊所不說所不聞。便是下邊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即是天命本體。一落說聞。便涉在七情交感一邊。又謂庸者用也。時中便是君子用處。庸字不訓作平常之理。亦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又謂中立非聯貫字。中字斷讀。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中一立則不倚。講論語。謂犬馬有養是聖賢教人。說到極傷心處。不如此不足發人深省。又謂忠恕不是一貫。若然。則中庸何以云忠恕違道不遠。時解將曾子忠恕二字看作悟後語。非也。又謂性相近。是對習相遠的人說。有了下句才有上句。孟子是占最初一着。不對習言。故說個善字。性要在習中看。相近就要在相遠處看。如此之類俱見體認甚深。說理能透。然亦有過偏過奇者。但俱能自暢其說。書刊於順治八年辛卯。

成均講錄二卷 順治八年辛卯刊本

清胡統虞撰。是書爲統虞於順治初年。官國子監祭酒時。爲諸生講說。及答諸生之問。有稱陳百史先生者。卽陳名夏也。爲之紀錄者。監丞王維城。博士蘭鑑元。監生吳就恒也。首有統虞自序。言許魯齋當大元定鼎之日。一聘輦起。曰不如此。則吾道不行云云。蓋自解也。書中或說本體。或說功夫。俱就四子書作指點。開首言大儒體認心法。不一其旨。如所云誠正致知慎獨主敬行恕。各有本領。醫之升堂入室者。

外來門戶四通八達，各有墮路，祇同登堂奧而止。雖然要看前賢毫厘差別處，此處看得的確，便能從前賢未着眼處，討個自己得力功夫，是此書之微旨也。書中於程朱與陽明，俱致不滿。謂程朱開口言誠，而不先發明經善成性之本，此個誠字，從何處立得脚跟定。姚江所以有致良知之說也。致知自合在誠正之前，然姚江直從生人不學不處處指點出一個良字，其流極或使學者踏向空處，其辨無極之理，謂後來朱陸同異，亦爲有一〇箇，不徒供二氏談柄而已。雖不用之可也。其辨異端，謂吾儒有吾儒之異端，學問同異，不于究竟但于發端，不專指釋老說，惟書中多雜禪家語，如三語錄之類，雖舉彼說以破彼說，究嫌不類。卷後附原性十章，曰皇降，曰陰陽，曰生民，曰修道，曰萬物，曰積善，曰原始，曰性善，曰乾元，曰爲道，所引皆易詩論語中唐孟子之說，又作原性或問，以申所主性善之說，於韓退之及宋儒釋氏諸說俱加辨正，與彙錄可互爲參證，又附明善堂學規，則倣朱子白鹿洞學規而作也。書刊於順治八年辛卯。

萬壽宮講錄一卷 順治八年辛卯刊本

稱胡統虞撰，是書爲統虞在南雅社爲諸生講學子業而作，其重要指點謂須以聖學做學業，莫把學業去做聖學。自是高人一着，故書中所講，皆經義，非文法也。統虞服膺陽明，兼信程朱，其講義宗旨抱定明善二字，謂陽明致良知，只說得明字，某特指出善字，陽明如登浮屠者，由最下一層，登上絕頂處，不極頭不畔致知，某之明善，則如立定在浮屠絕頂處，直看其下，覺得歷歷分明，更無有與他胥等並肩而立者，故其所說皆示學者以切實下手功夫，不徒明白大義已也。書中說赤子之心最妙，既謂之赤子，便是出離子裏之時，此時去天命以前未遠，此點虛靈，全是天命之性用事，全未落喜怒哀樂之後，過此以往，都是習氣。

邊事。所謂不失者。不失此一點本來面目耳；又謂失字不對得字說。繫對失字說。爲人都是失却此心的。要作大人。只是不失此心。大人即是養其大體之大人。可稱明快。惟謂未命以前有習氣。例如生下來孩子。便有剛狠悖戾者。蓋習于善。則既死之後。帶去之習氣。也是善。習于不善。帶去之習氣亦不善。此則統虞之創說。近于佛家輪迴。雖於理不爲無因。較不如西儒傳種之說可證驗也。又論孟子舍生取義。謂不是取義者必要舍生。孔子言殺身成仁。必仁人之上。加志士二字。與孟子志士不忘在殤堅同。蓋主氣節一邊說。而義者乃合宜之謂。可以死。可以無死。便不須舍生。到萬分無復生理。方擇舍而取之。推其意蓋將成仁取義。分而爲二。而倫生輕失節者。得以借口矣。統虞始爲已解脫耳。書刊於順治八年辛卯。

四書釋註

康熙內子刻本

江 濬撰

清王錢撰。錢字一雪。河南柘城人。據陳善序。稱其夙號名儒。偶出而膺民社。未幾挂冠。候代申浦。蓋曾官江蘇知縣。其科名待攷。是編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皆分章而不分卷。錢自序云。孔子之道在四書。朱子注之。而孔子之道明。是孔子之道在朱子矣。近者石門呂晚邨先生註時文之語。案留良著有四書講義及平湖陸稼書先生之松陽講義。皆能於朱子之註四書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是兩先生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子也。然錢之釋註。雖云發明乎人人身心性命之理。其實仍爲制舉業所取資。前儒之說列入者。惟呂留良陸繼其而已。此書刻於康熙丙子。尚在留良獄未興前。獨免銷燬。未遭治罪。其亦有幸不幸歟。

校正四書釋地八卷·著錄

倫 明撰

舊傳若璩地·顧問重編·尚有偏空·江蘇高郵人·嘉慶庚寅歲歲解元·官河南知縣·先是慈禧成四書釋地·因著釋地圖·康熙庚辰宋璽序而刊之·至乾隆癸亥·若璩孫林復以四書釋地又續三編付刊·程峯所序者是也·其後丙子未·丁杰再刊之·並孟子生卒年月考·凡五卷·而朱珪爲之序·惟若璩原書有得即書·未加闡次·不便讀者·於是問爲之重爲編定·釐爲三類·地理居首·人物次之·訓詁又次之·各依章句先後·間有疑字冗文·亦有校正·仍名曰釋地·從其舊也·書分八卷·首有張欣告序·及問自序·末有問跋·問於原書之所參訂·惟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所稱引·俱與生卒無涉·問以爲應定爲生於安王丙申·順推至誠王十三年己未·合八十四歲·按之事實相合·可補若璩之缺·其自序又言若璩所著尙遺古文疏證·嗜奇者集道之·然以後人所引經文·翻譜古文·從此附會·本末倒置·不敢阿好·問固極傾服若璩者·獨此則不肯苟同·其識勝愚棟豈多矣矣·

四書釋地補一卷四書釋地續補一卷四書釋地又續補一卷四書釋地三續補

倫明樓

清閭若膳侯，棄廷枚補。廷枚浙江山陰人，諸生。是書前有汪廷珍序，所云補者，約有三編，有補注於原文句下，詳其出處是也。有補說於原文未及者，爲之引申是也。有補正於原文謬誤者，爲之匡正是也。其中最重要者如五畝之宅，說者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閩氏疑而不敢決。廷枚謂邑即今之村落，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即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試邑

視出，則謂之出。就田視色，則謂之入。若所謂中田有匱，則在五畝之宅之外，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又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徵。閻氏止論句法，而不及其制。廷枚謂三代授田，異者尺度，數齊不同，故數有多寡。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只得八寸，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當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夏之尺度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夏又廣於殷，從可推見，俱確當不可易。又闕里一條，閻氏政肇域志，引魯世家，燭公築茅闕門之誤，且援朱錫鬯爲證。廷枚則據朱錫鬯答閻氏書，以著其爲誣。曾點致瑟一條，閻氏謂仍有口歌無徒瑟者，廷枚即據閻氏潛邱劄記補正，日知錄引此錄，作有出無入以明其矛盾，閻之令人失笑，其他所補亦多可取。蓋閻氏解經好大言，徇偏見，且每有自欺欺人之詰，其尙書古文疏漏，近人已盡發其覆，而是書之外謬，亦不一而足。如以子路宿石門，爲夫子出遊遇歸視家，以孟子達海濱而處，海濱爲王者政令所不及，以齊人伐燕，孟子史記不合，欲強移十年以湊之，又力誣孟懿子爲權奸，其不畜聚欽臣，邀結民心，與陳氏厚施同，大學不過節取其言云云，惜廷枚於此等俱未糾正，不無遺憾，然已不愧爲閻氏評友矣。書刊於嘉慶三十七年。

潛齋四書解一卷

清余元機，元字占，號潛齋，山海衛人。明崇禎舉人。順治四年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一元學於陳龍正，是書大都推衍師說，往往謂新於舊解之外，如謂大學爲誠意立單傳，上不連正心，下不連致

知是格物致知，本無傳也。格致何以無傳，蓋格致乃小學之事，大學不必詳也。又謂魯論首言學，未指所學為何事，繼之以為人子弟，蓋學為人子學為人弟也云爾。學而三節，終之以君子，而有子言君子務本，又申言孝弟為仁之本，其旨顯然。尤創者，解三以天下讓，謂因吳事而發，吳泰伯之後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夷齊，次季札，札其季也。壽夢欲傳位季札，與太王欲傳位季歷，因而及昌，其意相同。乃諸樊不知效法泰伯，託故而行，徒欲授兄終弟及之義，以次傳位及札，迨三兄皆卒，季子亦垂老矣。況僚光之流，方耽耽覬覦於其間，季子安得不辭。至光之弑僚，則志在得國，其讓偽也。季子遂不得不去矣。按此論比附舊當，惟論管仲，謂仲不忠於桓，不忠於糾，而實忠於周天王，以天下大君，惟周天子一人故。按此論殊鄙，主臣之義，不惟國有之，家亦有之。豈周天子在上，諸侯之國遂可廢臣節不講耶？且當仲不死之時，何能預料他日興江漢之師，賣包茅之貢耶？文人好奇，而不知其悖於理也。書為光緒五年己卯史夢蘭所刊永平三子遺書之一。

四書正誤六卷 著錄

倫明撰

清顧元撰。元為學主實用，懲宋儒之空談心性，真言曰：漢宋儒專以讀講著述為學，自幼少歷老壯，極一生心力為之，故發明確透者亦多，然路逕不同，下手亦異。凡遇著實用功處，便含糊脫略過去，或說向精微遠大處，更無親切開豁語，其是儻是，又曰：宋儒正孔門所謂小人儒，故其立言皆為自己地。又曰：平生最厭宋儒，於聖賢書中所無，添補已意，又曰：朱先生注解經書之功，不敢其廢亂聖學之罪，觀此可以知是書之大旨矣。書中所摘大率在義理疑似之間，與其要者，如克己二字，謂克古訓能也，勝也，未聞克去之解。

己古調身也。人之對也。未聞己私之解。宋儒以氣質爲有惡。故視己爲私欲。而曰克盡。自勝者。不惟己之耳目口體不可言去言勝。且明與下文由己相戾。文辭亦悖。可謂決論。元又言余之正誤。只偶舉大端。其實朱注之支離妄謬。不可勝舉。據此則是吾猶未盡其意所欲言也。然元之意尤往重經世。其言曰。夫子爲東周。便是奉定衰爲齊桓。又曰吾夫子極口稱桓公之正而不議。重辭贊管仲之仁。全以扶周室救蒼生爲主。五尺之童。蓋稱五霸。出自春秋繁露。仲舒正是漢之程朱也。又曰即不敢望老孟復生。安得如胡文昭韓苑洛楊椒山呂新吾四先生。一與之談學教弊。可以窺其旨矣。其尤痛憤者。則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其失天下也。以不智。元明二國之得天下也。以勇。失天下也。以不勇。又曰孟子定善戰者。連諸侯者。辟草萊任土地者。三項人罪案。余則曰善戰者。加上賞。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蓋七國皆先王伯叔甥舅。若非三等人。啓誘搬唆。便不至爭城爭地。致殺人盈城盈野之慘。近世之禍。則在遼金元夏。倘有三等人。生民不猶受干城之福哉。觀此知元抱憾於中國積弱。而思有以振之。其志則王船山呂晚村也。宜其卑視宋儒矣。書未見舊刊本。是本乃四存學會所排印也。

四書玩註詳說三十六卷 著錄

論 明撰

清冉觀祖撰。首有耿介李灼然孟鯤序。又有觀祖自序及凡例。自序言玩註本玩程朱之註。即所以玩孔曾思孟之書。餘以大全語類蒙存後約諸書爲之羽翼。其說本詳者連類互見而不識其詳。不嗜名亦少擅闡說而不暢其略云云。此其大旨也。書分論語二十卷。大學二卷。牛庸四卷。孟子十卷。大學河古本以前。記不見

古本不知經朱更定之有功。其書以朱註爲宗。自成五註逐句逐條之分釋。所引據除朱子自著者外。兼采宋明儒之說甚博。其間有顰頷及孟篤案語。孟篤字公篤。魏祖同學友。向亦有四書輯本未成。魏祖是書則與其間接續而成者也。其書多至二百餘萬言。可謂詳且盡矣。要其指歸一如大註之意而止。自明以來講章充斥。其失毫衍支離。莫充一是。魏祖墨守朱注。判同異而歸於盡一。使朱註中一字一句條分縷晰。毫無滯碍。非反覆涵泳之深不能有此也。至其尊朱過甚。則彼時風氣如此。魏祖治宋儒之學。素有心得。此書與所著五經詳說同旨。惜俱不免傷於繁冗。然以視尋常講章。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書刊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四書講義四十二卷

清呂留良撰。其門人陳榮編。留良字用晦。浙江石門人。諸生。留良學宗朱子。深疾禪學。以陽明之陽儀陰神也。並疾之。又留良雖舉諸生。未幾棄去。於滿族入關。尤茹隱痛。國人甘心臣服而莫之異也。由於大義不明。遺書者無論矣。然稍讀書之士子。兩心科第。時文之外。不知其他。留良有見於此。因而用之。故一嘗見意於批選時文。與講解四書。蓋士子非此不覩也。證之曾靜之事。則留良又不徒言之而已。是書爲留良門人陳榮所編。凡大學三卷論語二十卷中庸六卷孟子十四卷。先是坊間有留良四書語錄之刻。誤以爲中多誤解。且有妄言增刪之處。因與同學蔡大章等及留良子碌中更互商酌。而成是書。留良之意。以爲欲明孔孟之道。必求諸朱子之書。或書中悉就朱注發揮。然體會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時亦有出己意。不能盡合朱子。亦或過於附會朱子。不能盡衷於是。要之自成爲呂氏之書。非一般遵朱不敢

失尺寸者可以同語也。其微旨所託，最彰明者，如曰：天爲生民而作君，君爲生民而求臣，自棄人無道，上下猜忌，爲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又曰：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過降，相去止一間耳。三代以後，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按此段議論，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所見同，而更警切。又曰：舊院之放縱，正憤嫉之極，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餓耳。留良菴有詩云：苟全始信讀何易，餓死今知事極微，與此相證，可以知其自處矣。又曰：後世以詐利取天下，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則屬盡時輩矣。其於明季政局亦慨乎言之曰：啓顥間門戶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卽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和而不同之類。其論時蔽則曰：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此直行不仁耳。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殆爲妄了。凡一齋而發，論士習則曰：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觀於此知留良之遺時文，非獨夫人之遺時文也，要而論之，在清初服膺朱子，惟留良與陸龜其爲最篤，此書亦略與困勉，餘松陽講義相近，惟苦心孤詣，視輔其側乎遠矣。書無刊板年月，當在康熙間。

續昌留良四書講義不分卷 武英殿本

是書首錄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諭一道，次錄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朱軾、禮部右侍郎吳襄等崇正黜邪一疏，先是雍正七年，曾抄案發，詞牽呂留良，致興大獄，留良所評著諸書，亦悉禁燬，於是編修顧成天者，將留良之著述研錄流傳，查閱，將書中嘲謔僥幸及議論悖謬引據舛訛之處，一一根究原委詳悉辨

明，數下直省學臣，備示多士云云。有旨着朱誠吳襄總閱，方苞吳龍應顧成天寶一士查閱，逐條摘駁，抄錄成帙。朱誠等之疏即爲進呈御覽，而詳其原委也。上諭謂著書者之爲醇爲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其意若廓然大公者，然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是書竟未著錄，目亦不存，得毋以所駁尚不足以勝原書，因而并沒之耶。按留良原書以朱注爲宗，駁者亦援據朱注，惟朱子論一事，辨一理，往往有前後異說者，駁者乃摭拾以爲創獲，不知早爲留良所吐棄也。然於詞句之失檢，致據之偶疏，亦非無一二有合者，惟大部膚末耳。其義關重要，如留良謂五倫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忘舊云云，自是不可易之正論，乃駁者引舊論不仕無義，以相難，不思不仕無義，即義合之說也，又以忘舊之語出於孟子，又援孟子三宿出曹慘憤齊君相難，不思孟子之慘憤齊君固以未義絕之故也，特與忘舊之語相妨乎？又謂孟子所言，乃戰國之時之君臣，不可例一統至尊，不思孔孟所言君臣，皆就列國言，其時固無一統至尊也。又引朱子曰：「臣無說君父不是的」，程子曰：「亂臣誠子只因見有不是處，此正見程朱生於宋後，不免囿於世智而豈能是程朱而非孔孟乎？其他牽強多類此者，蓋諸臣意在逢迎世主，正譖孔道所云，猶在弦上不得不發也。綜觀全書雖所駁多有未當，而詞氣和平，視留良之痛斥禪學王學者，尙覺優之，則以朱誠方苞諸人，平時亦素講理學也。書爲雍正間武英殿刊本。

四書朱子語類摘抄二十八卷 著錄

倫 明撰

清張履祥呂留良輯。按朱子語類一書，多初年未定之說，又出於門人手記，參錯不一，精而別之甚難，履

祥留良就語類中屬於四書一部分相約抄輯·履祥先歿·未竟其事·留良亦抄至論語泰伯篇而止·留良子公忠因合兩家之所採集而錄之·公忠更爲拾掇遺漏而成是書·附以凡例十二條·就中履祥所收稍寬·留良所採較嚴·不無出入·公忠不欲相混·各爲識別·其他尚有句讀等種種識別·雖無闢大義·要於讀者稱便也·履祥留良俱尊奉紫陽·深研有得·其抄此書·去取之間·具有精意·非同節錄·惟公忠刪履祥所抄問盡心等三條·謂與集註章句未融合·且謂理解必歸畫一·方足爲學者篤信謹守·四書之有集注章句·所當畫一者也·按公忠此說·未免自作聰明·朱子成集註章句在先·晚年所見更進·有未及追改者·略見於語類及或問·文集中語類之異乎集註章句者·應細加審察·未可執一以繩也·公忠字無黨後更名徐中·康熙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書無刊版年月·據公忠自識留良歿於癸亥夏·又十九年而刊行是書·蓋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也·

滿漢字四書二十九卷 康熙刻本

乾隆二十年·欽定繙譜四書重訂本·前四庫全書已著錄·此乃康熙三十年舊本·未經收入者·依原書漢本次序卷數·凡大學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七卷·中庸一卷·共二十九卷·按四子書·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則禮記之二篇·定著四書之名·自宋朱子大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中庸章句·合之爲四書章句集註始·繼之者張德秀有四書纂疏·是皆元代以前之著作·元仁宗皇慶間·始以朱子四書爲科學條制·明周夢鳴常談考誤·謂程子表章大學中庸·朱子合以論語孟子·謂之四子·宋時尙未以四書名·明太祖以五經四書取士·四書之名自此起·是不但不知真氏趙氏各書·即元人劉因等·四書